

中国当代文学
自选文库

W



混

于承文
著

沌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自选文库

中国当代文学自选文库

于时文 著

混

沌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自选文库/郑竹青主编. —混沌/于时文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5

ISBN7-80074-994-0

I. ①中…②郑… I. ①混…②于…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14877

■版式设计:温 梦

混 沌

中国当代文学自选文库

于时文 著

郑竹青 主编

——企划:王俊英 田 军——

出版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西坝河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邮编 100028)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报社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7 张 157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74-994-0/I208

定价:8.60 元

● 包泉万

序

作者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成绩颇丰。这本散文集是他计划中的系列散文之一。在即将付梓之前，嘱我作序，盛情难却，说几句感想吧。

这是一本纪实性的散文，写的是公社化时代，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段生活。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火红的年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么，人们的思想、生活、衣食住行；社会的各行各业、角角落落，究竟是什么样子？党员、群众、干部、社员、专政对象、“内控”分子、“牛鬼蛇神”和“黑五类”，又是怎样打发日子的？今天，40岁以下的人们是陌生的，并且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然而，那样的生活已经整整过去30年了。

反映10年动乱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作品已经不少，反映社会最基层的农村当时的社会生活的作品，并不很多。作者以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从当时社会底层纵观风云变幻，品尝人生百态，把自己耳闻目睹、亲身经历和感受的事迹，秉笔直书，记录下来，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确实不啻为一部难得的生活实录、时代写真。仅此一点，就使它具有了相当的史料价值。

除此之外，这本书浓郁的乡土气息，厚重的地方色彩，又使它具有了地域特点和民俗价值，从而使作品获得了较高的

文化品位。综上所述，这本书既有“曾经秋肃临天下”的历史特点，又弥漫着顽强的、固有的民风习俗的氛围。虽然不无扭曲，总算依稀尚存。个中况味真是一言难尽啊！

作者虽然没有“为时代立言”的承诺，却有为生活“立此存照”的意向，因而，有意无意之间，通过抒写和描绘个人的真情实感，留下了已逝岁月的剪影和瞬间捕捉的镜头。令过来人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让陌生人读了振聋发聩，引人深思。有道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倘能激励人们发愤图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让人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我想作者一定会以手加额，喜出望外的。

我和作者是同龄人，面对此书感慨系之，无以名状。与其听我饶舌，不如来读这部令人唏嘘感喟而又“欲说还休”的书吧！

目 录

序	包泉万 1
在乡下	1
相逢曾相识	5
国大懒纪实	9
出干渠	14
哭猪崽	19
杀猪和养猪	21
清理占欠款	24
看电影	26
学医记	28
占大夫之死	35
墙角	39
乡情	44
孙书记	47
四类分子	50
我的岳父	56
小集团	62
黑暗	65
薅梗子	67

插秧大会战	70
扁担	75
杂鱼·电影·美景	77
秋天	79
“四清”运动	81
妻子与农家美味	86
柳条鞭打多情叟	91
老白之死	95
车伙	97
生产队长	101
我的爷丈	104
关于供祭祖宗及其他	107
赌博	110
从红卫兵到知识青年	112
生产组长的就职演说	116
赤脚踏冰冻	117
粮荒	119
一次队委会	121
涸鱼	123
一场风流帐	125
牛屎上一枝花	129
最愉快的春节	131
神秘的异响	133
买书	135
不安	137
行凶	139
饥饿的感觉	142

进入农村.....	145
混沌.....	148
苦难.....	151
放牛记.....	153
盖房记.....	175
回城.....	187
卡草包.....	190
焚稿.....	193
驾辕.....	197
吟雪.....	199
夏天的气味.....	201
过年.....	203
春.....	207
夏.....	209
后记.....	211

在 乡 下

头伏萝卜二伏菜。老天爷把种大白菜的时间安排在最热的伏里，家家户户在地里折腾。烈日像团火烤得人光脊梁直冒油，黑泥土升腾着透明的令人窒息的热浪。

每年这个时候，我便到农村姑夫家帮工种白菜，每次我都把往地里挑大粪的差事包下来。我这样自讨苦吃，不仅仅因为我在这里“劳动改造”过，也不是因为姑夫家劳力单薄，更不是学习什么先进模范人物而激发出来的潜能。我一时还说不清楚是怎样一种力量驱使我每年自觉地到此大吃其苦。

我到农村落户时，还没有完全从圣洁的梦境里醒过来。即使这个陌生环境不断地向我进逼、挑战，也没有动摇过我对未来美好理想的憧憬。

记得乍到农村时什么活儿都不会干，常常成为当地农民取笑的对象，这比少得工分更令我痛苦。一排人排开，一人一条地垅锄玉米地里的杂草。人家的锄头开苗、铲草、松土，刷刷刷，锄头象长了眼睛似的准确熟练，不一会儿就把我甩在了后头。那些到了地头的便脱了衣服，一面找虱子，一面笑着看我的洋相。锄头在我的手上有千斤重，不听使唤，不是玉米苗全割掉，就是杂草直撅撅没有锄净。而生产队长专在我的后面检查，不时向我发出警告：“你把苗儿割光，留下草，你想怎么的！”这架势好像队长就要吹哨子组织人开我的现场分析批判

会。

后来队长看我确实不是一块料，“朽木不可雕矣”，就专门派我干出大力的活儿，如出水利民工，插秧时挑苗子，脱谷时挑稻子，把扁担压断了是常事。姑夫把断了的扁担设法接起来，挑东西时吱悠吱悠地响着，怪好听的。队长有时对别人说：“你还别说，这小子力气像头牛。”

一天，甘露终于降到了我的头上。生产队挑大粪的一个“四类分子”老头，病重要去见上帝了，需要物色一个接班人，但物色的几个人都忌讳从“四类分子”手中接这个又苦又脏的活儿。队长把我找来说：“你干这活挺合适，不用在大帮干活……”，“不用在大帮干活”最吸引我。我没有挑选的余地，我也只是对他傻笑着，算是接受了任务，表了态。

这个活儿很简单，不用从师学艺。一年四季，把社员家茅厕里的大粪挑到生产队的大粪坑里。最难干的季节要算是冬季和夏季。冬天茅厕里的大粪冻成个冰砣子。我得用铁冲子把大粪冲开、冲碎，溅起的冰粪屑直往脸上扑，往脖子里钻；夏天炎热，粪坑里蛆虫涌动，粪臭难奈。靠近我的人都嫌我臭，捂鼻子或借故走开。

我刚接这班时，正好是夏季，这些我都不在乎。但有一次发生的事情使我实在承受不了。一天，我挑着大粪担子，扁担吱吱响，象雄壮的战斗进行曲伴着我节奏的步履。一群孩子尾随在我后面，一面笑着，一面拍手说着快板：“噢噢噢，挑大粪，稀溜臭，十人见了九人愁……”

我已变得麻木的心灵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一击。我失眠了。我忽然想起儿时不也是这样嘲弄过挑大粪的人吗？那时我家附近尽是种菜的，一年四季挑大粪的总从门前经过。他们成群结队，都是壮汉子，沉默的样子怪可笑的。我们几个捣蛋

鬼，往空烟盒里装满马粪，把它修整得跟真香烟一模一样，然后放在挑粪帮必经的道口。他们发现后都把扁担放下，去争着拣这盒烟。抢到手的打开一看，随手扔掉，于是都抓起扁担，一言不发的往前赶路。我们尾追着他们，拍着手，笑着说：“挑大粪的拉拉稀，娶个媳妇儿哭啼啼……”谁料我如今也成了挑大粪的接班人，也成了儿童的嘲弄对象。命运竟是如此不可抗拒，不可捉摸！

时间能改变一切。在不知不觉中我竟从适应到爱上这一行了。我的嗅觉、视觉、感觉都发生了变化。翻滚的白蛆并不可犴，奇臭之中竟隐含着缕缕清冽的香气，这就象臭豆腐，闻起来奇臭，嚼起来清香一样。溅到脸上身上的大粪也不那样厌恶作呕了。

但最主要的是人身价值、人格尊严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被人认为“笨得可以”，被当作笑柄、可有可无的下人，变成受人尊重、被人亲热的风云人物了。

那时，每挑一挑粪，生产队付给社员家价值一元钱的工分，而按期累计大粪担数的大权捏在我手心儿。“进屋坐坐，卷支老旱，着什么急呀……”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平日最笑我白痴的中年庄稼汉子。“怎么，我全家就拉这么几挑？弄错了。看你忙活的，再仔细估算估算。”到底是老贫农，说起话来不碰耳朵。尤其是逢年过节，竟有人请我喝酒，竟有人送几个鸡蛋几把菜什么的。这是我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优厚礼遇了。

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挑粪生涯使我的社会地位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被人看重，我的心情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舒畅。

有时我好追根究底的傻劲又来了——我怎么能闻出粪臭中的香气呢？一天我直言不讳地披露这种感受，就连苦大仇深

的老贫下中农也直摇脑袋，结果遭到一番比较温和奚落讪笑。要不是我手握经济大权，说不定要把我搞得体无完肤了。我的鼻子出了毛病吗？“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不，大粪确实实臭中含香！但在农村从未遇到过知音，这句“混话”再也不提了。

没想到回城后竟遇到了知音。一位在某公司任经理、与我遭遇大致相同的中年朋友惊讶兴奋地冲着我说：“对，对呀！我原认为光我自己，你也是吗？臭豆腐味，没错！”

但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象我那样每年伏里都要到农村去饕餮一次粪香？

相逢曾相识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

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竟在这里遇到了她。

那是在去年的秋季，我到沈阳参加企业厂长经理研讨会。一个穿着十分入时的女子风度翩翩地走上讲台。她浓密黝黑的披肩长发与她那白皙明亮的面庞相衬出女性的健美和旺盛的活力。她发言的音调带有女性所特有的温婉柔和，有点象京剧花旦的念白。她正在娓娓谈着星级宾馆饮食服务的话题。

她的相貌、语调、身姿十分像我十几年前认识的一个姑娘，但又与十几年前的她迥然不同。我把大会通讯名录找出来，啊，名字冷艳艳，就是她！难道这个介绍经验的星级宾馆饮食部经理，就是我十几年前认识的冷艳艳吗？

我急不可耐地按响了她房间的门铃。我们相视一阵子，怔了一阵子。我终于发现她左眼角上有一颗黑痣，没错，这就是十几年前的冷艳艳！她也认出了我。我们拉着手摇着手，相互看着对方的眼睛呆笑着。

我不知道在喷涌着激情的对峙中相持了多少时间。半天我才惊讶地说：“你变化太大了，只是你的眼睛还是过去那样忧郁，还有那颗痣……”她说：“你好象变得年轻了，不象在农村那样老相了……”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68年夏季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生产队门前几杆彩旗被软风摇弄着，懒洋洋蠕动着。一群男女社员正在这里集聚，迎接第一批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知青喊口号：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社员群众也喊口号：向知识青年学习，向知识青年致敬！气氛十分活跃。

我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女知青。她的头上扎着两个扫帚把，左右甩动着。黄军装上衣，蓝裤子，白袜子，拉带布鞋，斜挎一个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黄书包。她的眼睛很大，深藏着忧郁茫然的神韵，面色苍白。

她带头喊口号，声音清脆清亮，那时她才十七、八岁光景，梦幻般的年华，英俊飒爽，激情澎湃。

不久，大队在驻军礼堂里召开了一次声势较大的“斗私批修”讲用会。县里公社大队干部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共有四个典型讲用。其中冷艳艳作为知青典型作了《学好用好老三篇，狠斗私心一闪念》的发言。时而娓娓而叙，时而高亢激昂，时而缠绵多情，时而回肠荡气，把她心灵深处的公与私的矛盾斗争描摹得绘声绘色，听来很感动人。我觉得她是一个善于言辩、才华横溢的女知青，很企羡她。

冷艳艳一鸣惊人。就在她的同伴在田地里接受人生苦难洗礼的时候，她却被组织到各公社和县里讲用，前后三个多月。她神采奕奕地回到了大队，眉宇间透着轩昂浩然之气，嘴角上挂着惬意的笑意。我总觉得她不是久居蓬蒿荒泽之辈。回到大队就当上了大队报道员。

但她在地里干活儿不象其他知青那样卖劲泼辣，样样活都娇里娇气。这是她未能得意屡遭议论的所在。因为象她这样没有官亲背景，必须过好劳动关。在劳动中脱几层皮才能被

贫下中农认可，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当兵、提干，甚至入党。那时知青回城还很渺茫，前程仍然是一个令人烦恼惆怅的迷。

她终于从大帮干活的队伍里败退下来，与我和年老体弱的人在一起干零活杂活。她在生产队和在知青中的地位开始动摇了，但我们因为在一起干活的机会多了，我对她的了解逐渐也加深了。

我们一面挑着土篮，一面唠着嗑。她爱好文学，读了很多书。我们谈论普希金、高尔基、巴尔扎克、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马克吐温、鲁迅、茅盾……我们都有他乡遇知音之感，觉得很兴奋，劳累也抵消了好多。有时遭到队长严厉的训斥：“干活唠什么嗑！”

那年秋季即将开镰割稻子时，天总是淋着寒冷的秋雨。社员暗暗叫苦，今年割稻子要在泥水里遭罪了。

我和冷艳艳以及其他一些只能干简单力气活的社员负责参梗子。所谓参梗子是把割下捆好的稻捆子二十个一参子参起来，风干些时候，再脱谷。

我们这些人都穿着水靴，在满是寒冷的泥水里拖着死沉的稻捆子参参子。干一会儿，甚至干几小时都可以坚持，终日除了睡觉以外，都要把割下的稻子参起来可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

有的社员把两只手尖尖都磨出血了。聪明的社员就发明用铁丝子作成钩子，钩住捆腰子，拖起来，很省力，而且不磨手。

天阴沉沉，不时落下几滴冰冷的雨滴。我们在一块低洼的涝水眼子地里参梗子。水很深，很泥泞。水鞋蹚着水哗哗响，踩着很粘很滑的泥地直打滑儿，不时扑哧一声摔倒到泥土里，简直象在泥洼塘子里打滚，弄得湿漉漉满身污泥。

参不完的梗子，干不完的活。我们一趟趟一遍遍拖着稻捆，又冷又饿，身上已没有多少力气了。我们稍一懈怠，队长马上就喊起来：“磨蹭什么？休息吗？”我们像是会说话的机器，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青壮年都有些吃不消，更何况冷艳艳这娇小女子呢。她的斯文和文学趣谈都没有了，一屁股坐在坝埂上便哭了起来。队长从远处朝这里张望，我们赶紧提醒她站起来。

这时，我想起有一次她向我描述她在家时那种甜蜜温馨的神色。她一面干着活，一面对我说：“我家是三间正房，两间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桃树，一棵樱桃树。每当春天到来时，桃花艳红朵朵，樱花繁星点点。夏天下雨了，坐在炕上透过窗户，看着一朵朵雨中的花，听着音乐一样的哗啦啦雨声，我真想哭。我的妈妈爸爸十分疼惜我，说这孩子发傻气，不知道遇上什么不遂心的事儿……”

或许我也是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在城里也有一个温馨的家和疼爱我的妈妈爸爸，她的描述给我留下永不泯灭的印记。她在农村经历了六年的种种磨难，才抽回城里。十几年过去了，有时我想起冷艳艳，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一定生活得很不错。

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去向和生活情况，没想到十几年之后竟在沈阳邂逅相遇了。

我们回忆起在农村时的生活，她说在农村的六年，经过逆境苦难的磨炼，使她懂得了人生、懂得了生活、懂得了社会，为后来的学习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她对那段生活充满美好的回忆，没有悔恨没有遗憾，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1995年3月17日

国大懒纪实

人们似乎把他的大号给忘了，直截了当喊他国大懒，不管有人无人，他竟习以为常，毫不介意。

那时正是农业学大寨，拼命修梯田的冬季。寒冷的西北风在夜空中嘶嚎。一盏盏白炽灯在梯田里高高挑起来，照着一杆杆猎猎作响的彩旗，照着那些脱掉棉袄头上冒着热汗的男女老少社员们。白天紧张战斗了一天的社员——那时总是把干庄稼活说成是干革命或战斗——匆匆吃罢晚饭又投入到挑灯夜战修梯田的战斗中去。他们都在拼命地战斗着，打炮眼，炸顽石，刨松岩，清现场，运新土，整个现场搅作一团。

他们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拉屎撒尿之外，全体劳力都要昼夜不停地干。那时不知怎么的，就连小脚老太太，须发俱白的老头子都兴冲冲参加这大会战行列中去。我们队的生产队长在社员动员会上掷地有声地发出战斗命令：早晚看不见，中午一顿饭，白天追着太阳跑，晚间跟着月亮转，提前修好大寨田！有一个地富子弟，三十好几还打光棍，傻里巴及。他大概是累昏了头，看到骡马在梯田一角悠闲地加料，吃着饮着，就嘟囔起来：“牲口还打个挺儿，人连牲口还不如吗？”这“嘟囔”被觉悟高的人向队长打了小报告。队长气得直咬牙，当即表态：“这阵子忙乎过了，看我怎么收拾他！一个地富子弟，这还了得！”